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觀 鼎

白頭翁 閑話煙雨

鼎，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看的。觀鼎原非平常事。位到三尊，德高廟堂，不見得能細觀九鼎；天子祭祀之時，列隊其後，遙望在太廟之上的九鼎；陽光之下的九尊青銅大鼎，熠熠燦燦，金屬光芒像音符般跳躍閃動。夏商周王朝近一千五百年，何人何時曾親眼目睹過？史無隻字記載。數千件出土的有銘文的青銅器上，無一字記過，自夏禹之後，再無聖人乎？觀一鼎、三鼎、五鼎、數鼎或許有之，觀九鼎相列，史無人乎？

大禹歷史有功，功在其二，一為治水，二為鑄鼎。《左傳·宣公》記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大禹給五千年的中國文明史留下了一道千古謎題。夏禹自荆山之下鑄就的青銅九鼎，秦始皇苦尋，武則天苦尋，四千一百年過去了，現在何處？鼎上鑄紋是魍魎魑魅？還是九州名山大川，雄關險隘？懸而無解，爭無定論。秦始皇一統天下就曾發問：周鼎何在？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據司馬遷考證，此周鼎非周時所鑄，即夏禹所鑄九鼎也。

大禹治水後，將天下分為九州，集全國之金鑄九鼎，一鼎代表一州，九鼎陳列於殿前。禹之所意，天下歸一，一統天下，九鼎所列，集蒼天神靈，所有山川大地皆匯於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商湯滅夏後，建都亳，先移九鼎。

九鼎乃正統之證，夏商周傳代開朝，皆以九鼎為證。秦統一中國後，言名天下，承接皇帝，三皇五帝歸一，須有九鼎為證，故多方尋找，未見其蹤，包括動用巨大的財力、物力，又齋戒，又鑄祠，全國徵得千人習水者，沒泗水求之而不得。秦始皇一定很失望，很沮喪。自秦始皇始，正統之承，始自傳國玉璽。

春秋五霸之一，史留楚莊王，鼎盛時期，楚國縱橫鄂、蘇、贛、皖、浙，一國相當於春秋數十個小國。楚莊王親自帶兵開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北伐，公元前六百年，一路攻伐，勢如破竹，直打到周天子腳下，在洛陽城郊檢閱三軍，滅周豈費周折？

楚莊王傲慢地宣稱：九鼎何哉？楚戈之鋒刃足以鑄九鼎。可謂狂傲之極。王霸之中，未見有此霸氣。問鼎之心彰顯。周天子派出的出使大夫孫滿，傑出的外交家、政治家。其言不過三句，足御楚雄獅。「國在之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楚莊王深明大理，未望一眼九鼎而歸。鼎不可問，豈可窺？

公元三〇七年，秦國出了個秦武王。他視天下為小秦為大，禮崩樂壞，無所顧忌。秦武王力大無窮，堪稱「氣拔山兮力蓋世」。拔樹、提牛、抱鹿、殺虎，無一不能，只有他直抵九鼎，但又非細觀，繞之三匝，撫之雍鼎曰，此代表吾之秦地也。

秦武王愛不釋手，幾欲動情。三百年前的楚莊王只是問鼎，而三百年後秦武王是要舉鼎。周天子令人告之，觀之足矣。此鼎置於此無人能撼動。秦武王弗信，吾秦之鼎由吾。竟然在大庭廣眾之前，眾目睽睽之下，力舉雍鼎，且舉着來回走，沒料到置回原處時，砸傷腳脛骨，是夜而亡。細觀禹鼎者歷史記載幾乎無人，僅問一聲鼎之輕重幾乎定為大逆不道，何況玩禹鼎於股掌之上？自秦武王後，幾乎再無人敢言夏鼎。

（一）

港人深圳致富路

香港隨筆 張茅

轉眼間，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年。昔日的邊陲小鎮，只有一家華僑大廈接待港客住宿，所謂「大廈」，只有兩層樓，住客共用浴室，部分是碌架床，床椅等等，一切從簡。經過四十年的奮進，深圳搖身一變為世界著名城市，在科技發展方面，與美國的硅谷齊名。

在深圳特區高速發展過程中，許多港人受惠，我僅藉此短文分享其中兩位港人的小故事。

我的一位遠親退休十多年，在香港與順德兩邊住，他疼愛在順德的外孫女，為此他在那邊住的時間多。最近外孫女畢業並開始工作，這位外公即時送她一輛價值數十萬的新車。這些事看似與深圳拉不上關係，卻正是這位遠親受惠於深圳經濟發展，改變人生命運，才有如此闊綽。一九八五年間，他乘改革開放的春風，把香港的電子手錶零件加工移到深圳設廠，分享租金便宜及人工低廉的好處。當時深圳採用來料加工模式，當地負責廠房及生產。

這位遠親上世紀七十年代由鄉間來港，在一家生產電子錶帶、錶殼的工廠做一名普通工人，為人勤奮，生活節儉，積蓄了少額存款，遇上行業興旺，一些手錶師傅趁機創業，他也拿幾萬元積蓄博一博，在荃灣的工業大廈，租用一個約百餘呎的地方，開設了自己的小工廠，起初約有工人三五個，加工錶帶錶殼。後來工人增至七八個，不愁訂單，但人手少及工場小限制了發展。他到深圳設廠時，小老闆身上資金有限，工廠面積則有千餘呎，工人近二十，訂單充足，製成品運返香港包裝出口，保留香港的舊址作寫字樓、接訂單，接收及辦理貨物出口。

至一九九〇年間，深圳特區發展蓬勃，內地居民生活水準明顯提高，並開放對港市場，港產錶一時成為時髦，市場開放，港商電子錶獲得內銷，遠親的業務迅速擴充，事業登上高峰，他在香港買樓，又在家鄉起大屋，成為鄉中大富，已非當年由村中往香港謀生的農村青年。

再說另一位遠親，原是廣州針織廠技工，六十年代來港謀生，在一家衣車修理小廠做工人。

本港製衣業一九五〇年末成衣出口英屬地區，一九七〇年代廠家遷往東南亞及其他落後地區設廠，製衣是香港主要工業，造就全港近半工人就業，工廠如雨後春筍，許多工業衣車使用一段時間便出現損壞，須要修理，九成以上的製衣廠，沒有完整的修理部，這便帶動香港衣車修理行業的出現與發展。

這位遠親做了幾年工人大着膽子出來創業，先在長沙灣道舊樓租一處地下做工場，向銀行貸款買必用的機器，請了三個工人，自己做師傅，邊做邊教。八十年代他跟風到深圳設廠，內地需要這方面的技工，雙方合作條件包括由他培訓人才。工業衣車結構複雜，加上英、美款式不同，針頭及勾車轉針的時間要配合，以及車針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各有一套，操作不合，零件經常損毀，深圳急需這方面的技工。經過七、八年間的發展，深圳廠資產大增，他由小老闆升為廠家，發家致富，送兩個兒子到美國留學，在彼岸置物業定居，他與太太在香港住三千多呎海景豪宅。

以上兩個小故事中的主角，由工人變小老闆，面對工資上升，廠租貴似黃金的惡性競爭，已無向上餘力，停滯不前，轉向深圳發展，再搭上國家發展的高速列車，成了大富，他們是香港眾多受益於改革開放的當中兩位。

疫情下的奢侈品

君子玉言 小杏

秋風漸爽，濡熱散去，正是香港最好季節。周末的銅鑼灣，人流不似過往那般擁擠，只有外傭一如平常三五成群圍坐天橋下，聚餐唱歌。與友匆匆走過，竟無閒逛的意願。疫情之下，不知不覺，很多東西悄悄改變。其間，可能有不少故事，也可能簡單得沒有故事。我的生活簡單之至：兩點一線，三餐盒飯，五六夥伴，日月香江，幾近一年。

◀疫情下，友情難能可貴 資料圖片

一些事情，開始出於對疫情的擔憂不敢做不能做，逐步變成發自內心的不想做不願做。比如逛街——想去一鞋店看新款，步行不過幾分鐘的路，磨磨蹭蹭半天才去。結果空手而歸——過去看啥都想買，現在看啥都挑剔，甚至對買東西有了負罪感。不過，隨着口罩由應急用品變成日常必備，忍不住琢磨起時尚性。雖然儲備足夠用幾年，還是額外買了一些彩色口罩，粉的紫的黃的，搭配衣服用。還有一些與眾不同的改變，人家因疫情成為廚藝大師，我成了盒飯忠粉；人家因疫情注重運動，我幾近荒廢了好不容易學會的游泳；人家更多戶外放風，我重回宅客生活，更多靜心寫作。

疫情成了最大的哲學家，幫我們用三觀畫出半徑，作了篩選，將我們的生活提煉成必須VS非必須：身體好是必須的，會調適心情是必須的，腦子夠用是必須的，情誼是必須的。衣服不必太多、社交不必太廣、朋友圈不必太大。疫情下的奢侈品，除了口罩消毒液，差不多都是非物質的。

自這個庚子大年三十晚上，與幾位留守香港的好友吃年夜飯，沒想到這成了一年來的模式——疫情當中持續的限聚令下，或隔空聊天，或小範圍聚會，必須是最知心、最信賴的人，必須在最可靠、最安全的地方。

失眠之夜，打電話「騷擾」好友，這傢伙竟然也正睡不着，捧着電話一通七聊八聊，從吐槽香港疫情到讚嘆內地經濟生活復甦，從特朗普得新冠三天「康復」到美國大選，從三餐聊到三觀……看到一句有趣的話：「房子是一五五二年的，可花卻是上個禮拜開的」，居然也討論半天。越說越嗨，一不小心竟聊到凌晨五點。

無話不談的閨密Connie過去常常見面聊天。疫情兇險，外邊不能去，她曾來我公司吃盒飯聊天，奈何太匆忙不能暢敘。六月底她過生日，恰好限聚令稍放開，邀我與家人在中環一家日餐館小慶，小小的餐館正好可坐八位，相當於包場。後來她邀我到家裏，我從食堂打兩份餃子，她從酒樓叫一些滷味，家庭式便餐閒聊，親如姐妹。

去年結識的警察朋友劉sir，經我介紹與幾位同道好友成了兄弟，繼而又加入法官朋友D官。周末在Billy家庭院小坐，椰影月朗，專業小提琴手的琴聲天籟繞樑。Chole感慨：恍若隔世。開心之餘百感交集，有點唏噓。

還有驚喜的偶遇如上天所賜。那天在公司大堂與W生擦肩而過，雖然是一瞬間，又都戴着口罩，還是彼此一眼就認出來，開心不已。畢竟是認識十多年的老朋友。過去經常聊天餐敘，記得上次喝茶還是春節前，一晃居然十個多月了。我們共同提議戴口罩拍照，以紀念此時此刻，約時再聚。

疫情打亂了很多計劃，計劃中的出差、旅行、聚會……或取消推遲或以其他形式舉行。留守香港，除了工作公務，屬於自己的日程，無非發呆走路，念叨朋友。聚來聚去，就那麼幾個人，也不嫌審美疲勞。幾天不見就掛念。一個電話，就知道是那幾個傢伙臨時起意，就知道你會隨叫隨到。昨天剛見，今日再聚，竟覺得：真不像話，怎麼才來叫我？前幾天我出差，他們說：好久不見。掐指一算，不過半月未聚而已。

友情過成了親情，各自成了彼此生活的一分子。若不見到，就像生活缺了一角。每一次相聚，看似靈機一動，更像是期待已久的等候，蓄謀已久的策劃，千挑萬選的良辰美日。互相蹭吃蹭喝，你請燕翅鮑隨你便，我請滷麵餛飩更受歡迎，最有特色的請客是打疫苗。輕鬆愜意，不多說，不客套。也有精心設計的主題：七月底C兄生日，八月底Cindy生日，九月底大哥生日，海上憑欄望雲當歌，踏月而歸。

友C終於要搬家了。這一段有預期卻因疫情而延宕的日子，讓人對身邊一切多了些小心思：有的斷捨離，有的更加眷戀。山村藍塘、山光毓秀……都成了帶着故事、帶着味道的記憶。搬走前，小聚銅鑼灣，酒至微酣，忘了今夕何夕，不覺午後陽光茂盛，秋意溫柔。誰能想到這幫傢伙跑到銅鑼灣，不是逛街，只為曬太陽，體會這人間珍貴。

關 坎

如是我見 李憶君

《老舍的關坎和愛好》這書名，初看有點不甚了了。什麼是關坎呢？

原來指的是老舍一生當中十二個命運的轉折點。而事實上這十二個「關坎」之中，有十個是老舍自己的抉擇。換句話說，就是要做個決定，而這個決定攸關他往後的人生。如果沒有這十個抉擇，中國就沒有老舍這個偉大的作家了，有的只是一個叫舒慶春的平凡滿洲人——老舍出生於清末的一個世世代代都是文盲的旗兵家庭。兩歲不到就遇上了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兩件大事。

關於這兩件事，書中的第二章就有提到了。老舍的父親在聯軍的炮火中被嚴重燒傷，掙扎着逃到一間小糧店裏去躲藏，後來死在那裏。母親只是獲悉這個消息而沒能尋獲屍體，只好把丈夫的生辰八字和一雙布襪裝進一個盒子裏，挖一個坑給埋了，算是給他辦了喪事。而老舍在聯軍洗劫他們那家徒四壁的家時，卻安然酣睡在刺刀之下——這是老舍的第二個關坎；第一個關坎是母親四十歲懷他，他剛一落地，母親即昏死過去。大家只顧着搶救大人，無暇注意到這個剛來到人世的嬰兒。

那時是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凍，炕也是涼的。這嬰兒被凍得奄奄一息，他出嫁了的大姐及時趕到，把這一來到人世就遭到「冷遇」的小弟弟抱在懷裏。大姐的體溫捂活了後來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重要的一個作家——也唯有這兩個關坎是由不得老舍自己作抉擇的。其他的關坎：偷偷考學，退婚，寫小說，當專業作家，扛起「文協」大旗，走上舞台……

作者舒乙是老舍的兒子。所謂知父莫若子，父親的經歷兒子知道得應當比其他人更多更詳細。雖然他說他寫的並不是正規的傳記。但作為一個讀者，我個人覺得比正規的傳記更具真情實感，也有更多可感動的部分。所謂的正規傳記，不過是一大堆的資料堆砌，最缺的恰恰是感情。

本書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老舍四十歲時自擬的小傳。舒乙說這是全書最好的一個部分，所以附錄在後，這也有助於讀者領會老舍的幽默和他的自嘲是有着怎樣的一種苦澀——老舍的作品，一貫在詼諧的背後都帶着辛酸的痛楚，教無數有自覺的讀者笑中帶淚。在那個時代，作為一個作家，都自覺負有使命感。老舍作品中的哲理與人生觀，是嚴肅的，讀者可以感受到作家是與時代一起受苦受難的。

而我的這篇文字並非書評，只是覺得書是不會過時的，多久了都有人看。而文學裏的日子，總是那麼悠長，流在時間的長河裏。讀完一本書，說說讀後感，希望沒讀過的人也能讀一讀。如此而已。

附錄《老舍四十歲自擬小傳》，讓我們一起來感受老舍的幽默：「舒舍予，字老舍，現年四十歲，面黃無鬚，生於北平。三歲失怙，可謂無父。志學之年，帝王不存，可謂無君。無父無君，特別孝愛老母，布爾喬亞之仁未能一掃空也。幼讀三百千，不求甚解。繼學師範，遂奠教匠之基。及壯，餬口四方，教書這業，甚難發財；每購獎券，以得末彩為榮，亦甘於寒賤也。二十七歲時發憤著書，科學、哲學無所懂，故寫小說，博大家一笑，沒什麼了不得。三十四結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黠可喜。閒時喜養花，不得其法，每每有葉無花，也不忍棄。書無所不讀，全無收穫，並不着急。教書做事，均甚認真，往往吃虧，也不後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許有點出息！」

陽光·海景·農場

市井萬象

位於港島堅尼地城城西道的卑路乍灣海濱休憩用地十月十九日起二十四小時開放，為市民提供可飽覽維港西面和夕陽海景的休閒空間。整個項目由海濱長廊和相連休憩用地組成，佔地約五千九百平方米，全長一百七十二米的海濱長廊以板道搭建。休憩用地提供遮蔭座椅、綠化園境和洗手間等多項設施，還設有寵物角。毗鄰休憩用地內陸地段約二千平方米的範圍，由非政府機構「堅·農圃」營運開放式社區園圃，是全港首個結合水耕、魚菜共生和有機耕種的都市休閒農場。圖為用地中央位置的多用途空間。 **中新社**